

开栏语

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点燃的“唐诗热”在持续,激发人们对盛唐更多的想象和向往。诗人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中华传统文脉的守护者和传承者,他们走过的路,留下的诗,更成为所在时代文化历史的见证和缩影。聚焦版今起新开栏目——《重走唐诗里的人生路》,在诗句里跟随诗人远行,去贴近诗人的日常甘苦,体味诗人的真实境遇,用当下的眼光重新去审视、去解读那个气象万千的盛唐。

忧贫畏老出秦州

唐肃宗乾元二年,公元759年。时值初冬,杜甫客居秦州(今甘肃天水)。三个多月前,立秋次日,48岁的杜甫写了一首五律,题为《立秋后题》。在伤感光阴易逝,人生倏忽之余,杜甫还透露出他在那些内外孤苦的日子里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:换一种活法。

准确地说,他打算辞去华州(今渭南)司功参军这个令他既感愤怒更感绝望的职务。如同那群伐檀的奴隶唱出的心声一样,杜甫也要“誓将去汝,适彼乐土”。杜甫想象中的乐土,就是秦州。

在读欧阳修的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时,发现他对杜甫的评价是“放不自检,好论天下大事,高而不切”,未免有几分惊讶。仔细思量,却不得不同意欧阳修的见解,因为小官员家庭出身的杜甫,尽管本质上是多愁善感的文人,却自幼怀抱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远大政治理想。这理想的四处碰壁和他本人的不容于时,都让他显得有几分迂阔和不合时宜。

十余年前,我在开封城外一片凌乱破旧的民居间,找到了一个叫吹台的地方,这里因春秋时大音乐家师旷在此吹奏古乐而得名。吹台上有一座小小的三贤祠,祠里安放唐诗人李白、高适、杜甫的三尊塑像。

吹台见证了杜甫意气风发的激情岁月。那还是号称盛世的天宝年间,32岁的杜甫,40岁的高适和43岁的李白订交于开封,他们“酒酣登吹台,慷慨怀古,人莫测也。”那时,年轻的杜甫相信,依仗他的才华、气度和胆识,他必将有一个灿烂前程。

几年后,杜甫来到长安,参加了制举考试。然而,主持考试的李林甫却以野无遗贤为名,一个也没录取。此后,为了求得一官半职,高傲的杜甫不得不一次次放低身段,以诗文干谒权贵,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举荐。

理想高蹈入云,现实呼啸坠地。754年,杜甫上《三大礼赋》后,朝廷予他从九品下的河西尉,与其说任用,不如说敷衍。这个卑微的、必须直接欺压底层百姓的职务,杜甫拒绝接受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和高适的不同:高适也痛恨出任县尉,并写下了“拜迎长官心欲呕,鞭挞黎庶令人悲”的诗句,但恨归恨,他到底还是赴任了,显然比杜甫更合时宜。后来高适飞黄腾达,成为唐代诗人中仕途最得意的人。

次年,朝廷改授杜甫为同属芝麻官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,杜甫委屈接受。这段经历,杜甫辛酸地总结:“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。”

安史之乱爆发,唐玄宗逃往四川,唐肃宗即位。杜甫闻讯,舍妻抛子,问道前往凤翔。大约被他的忠诚打动,唐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。这是后世称杜甫为杜拾

遗的由来。左拾遗级别为从八品上,比兵曹参军高不了多少,但属于谏诤官,相当于现代的纪检干部。这大概是杜甫离他的政治理想最近的时候了。不久,宰相房琯在平叛中兵败,唐肃宗将其免职,杜甫站出来为房琯说话。“帝怒,诏三司杂问”。幸好另一位宰相张镐说,“甫若抵罪,绝言者路。”杜甫才侥幸没有下狱,而是于次年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,从皇上身边赶到华州做一个管理户政、田宅和杂徭的地方佐官。

此后,杜甫回了一趟老家河南。沿途所至,兵荒马乱,既悲且痛的杜甫写下了他最具现实主义光辉的“三吏”与“三别”。

此时,长安虽已收复,大唐却已不复开元盛世的繁荣。杜甫年近半百,体弱多病,更重要的是他对仕途已然绝望。他想换一种方式,找一个平静的地方生活。

去哪里呢?向东是中原的战场,去不得。向南是襄阳的大道,也不够安全。向北危险不多,但那是回纥出兵来往的大道,也不妥。既然东、南、北三个方向都去不得,就只有向西一个选项了。杜甫想到了长安以西的秦州。

今天,从西安到天水,不过300公里路途,但那时至少要跋涉十几天。高大的陇山屏障其间,当关和中原兵火弥漫时,秦州是一块富足而宁静的土地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,秦州还有朋友赞公和尚,以及侄儿杜佑。

杜佑住在街亭,这里也是杜甫暂住过的地方之一,唐时叫东柯谷。在杜甫眼里,东柯谷无疑是一个风景殊胜的宜居之地,今天这里众多遗迹以杜甫之名存在:草堂、诗圣阁,还有据说杜甫亲手栽种的古槐。

对杜甫来说,秦州三个月确实让他舒心,一个证据是,90来天里,他写了97首诗,一天一首还多。

然而,3个月后,他却打算离开秦州。离开,最真实最深刻也最让人尴尬的原因只有一个:贫穷。随杜甫前往秦州的,除夫人外,尚有两个儿子、三个女儿和弟弟杜占,以及家人杜安。一家数口,坐吃山空,何况杜甫本身官囊不丰。至于他原想依靠的亲朋,再加上到秦州后新订交的隐士阮昉等人,他们除了给杜甫送些菜蔬瓜果外,也没有能力进行更大的救济。

就在忧贫畏老之际,一个陌生人突然来信了。杜甫没有记下陌路人的名字,只是在诗里称他“佳主人”。“邑有佳主人,情如已会面。来书语绝妙,远客惊深眷。”

这个神秘的佳主人到底是谁无从考证,他也许是杜甫的超级粉丝,虽素未谋面,却热情地邀请杜甫去他所在的同谷。

杜甫欣喜若狂,甚至迫切得连夜就要出发。



成都杜甫草堂的杜甫像

成都曾经给予饱经忧患的杜甫极大的慰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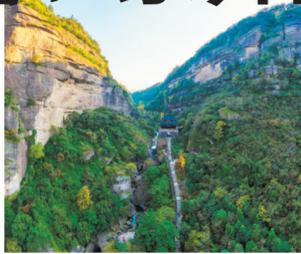
Focus
聚焦

12
成都日报



2023年10月27日
星期五

那年杜甫一家奔向成都



剑阁山行

路谒诸葛无一字

同谷就是今天的甘肃成县。从天水到成县不到200公里,杜甫一家走了整整一个月,其中重要的原因,就是刚出发不久,拉车的马儿在渡河时骨折了。

离开秦州前往同谷,是759年农历十月底,陇右地区已非常寒冷,山间的小河早晚结了一层薄冰。

1200多年后的又一个深秋,我驾车从天水市南下。在天水镇附近,停车爬上公路旁一座枯叶摇落的小山,极目眺望,一条又瘦又浅的河流缓缓淌过,不少地方露出补丁般的滩涂。河边,白色芦花在风中舞动。这条河叫作西汉水,那一年,杜甫家的马儿就是在涉过它时骨折的。这个地方,杜甫诗里有明确记载:铁堂峡。

西汉水是嘉陵江的支流,虽然本身不宽也不长,历史上却极为重要。秦始皇的先祖就是从西汉水流域起家并一步步向东发展,最终剪灭六国,一统天下的。至于《诗经》里脍炙人口的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,也诞生于西汉水。

穿过铁堂峡,顺着西汉水奔赴嘉陵江的方向而行,不到20公里——对杜甫一家来说,这20公里足以让他们奔波一整天——就是另一个曾经赫赫有名的地方:盐官。盐官附近,杜甫路过了另一处著名的古迹——昔年诸葛亮屯兵的祁山堡。面对诸葛亮神情严峻的塑像,也许杜甫心中会泛起一丝苦涩与惆怅。从秦州到同谷,从同谷到成都,杜甫一共写了24首纪行诗,然而关于祁山堡,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。也许,有一些沉重,远非笔墨能表达。

聂作平

文

余茂智

冉玉杰

图

公元759年,杜甫48岁。那是杜甫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。因对朝廷和官场失望而辞职,短暂的河南故里之行后,杜甫一家从关中赶往秦州,从秦州到同谷,从同谷到成都,经过从秋到冬的艰苦跋涉,终于在年底到达成县,得亲友帮助,在浪花溪畔建起了几间草房,开始了一生中相对稳定的5年川中岁月。



金牛古道

同谷悲歌生何为

杜甫到达同谷时,是冬月初。我也在相同的季节,一大早出城,来到距离城区大约三四公里的凤凰山麓。山谷里,青泥河斗折蛇行,河面结着薄冰,河畔一侧,是始建于北宋的杜公祠——又称成县杜甫草堂或杜少陵祠。祠里有一个烤着火的工作人员,有三五只雪后出来觅食的乌鸦,落在满面风霜的杜甫塑像前。

1200多年前,杜甫也是冒着风寒来到这里的。他原本带着希望而来,甚至可以想象,当旅途艰难时,他会安慰家作:忍一忍吧,到了同谷就好了,那里良田万顷,盛产山药,山上蜂蜜也多,冬天还有鲜笋,更何况好心的“佳主人”会大力资助我们呢。

然而,很快,杜甫就从希望的巅峰跌落到绝望的深谷。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“佳主人”,不知出于什么原因——我猜多半是口惠而实不至,没想到天真的诗人居然真的拖家带口投奔他来了。“佳主人”要么根本没露面,要么略微敷衍一下就消失了。

这一下把杜甫一家推入了绝境。在秦州虽然也难,毕竟彼时还多少有些积蓄,亲朋也多少有帮衬,但在人生地不熟的同谷,却让老杜呼天不应,叫地不灵。同谷的绝望生活将近一月。尽管杜甫毕生苦难无尽,然最惨者无过同谷。其间,杜甫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《同谷七歌》,既是奇崛雄浑的绝唱,也是对长歌当哭的最好注解。

杜甫在凤凰山麓的飞龙峡口搭建了简陋的茅房以避风雨,不到50岁的他已是鹤骨鸡肤,老态龙钟,“白头乱发垂过

耳”。家中无食,他随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到山里捡橡栗。橡栗是穷苦人家常备的食物。

天寒日暮,北风呼啸,衣不蔽体的杜甫在陡峭的山坡上四处寻找橡栗,手脚长了冻疮,脸也被山风吹得皴裂。除了橡栗,杜甫还扛着一把白木杆的小锄到山上挖药材黄独,黄独根茎煮熟后可充饥,但大雪封山,根本找不到黄独苗叶。又累又饿的杜甫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,听到四壁漏风的茅屋里,隐隐传来孩子们因饥饿而发出的呻吟。杜甫一家的窘境甚至让新认识的邻居也担忧,怕他们一家饿死在山里。一天,杜甫邂逅了从前认识的一个读书人。可是,都是穷人,谁也没法从自己的嘴里分他人一杯羹。

杜甫亲历过小儿子饿死的人间惨剧。那是他陇右之行前几年,他不得不接受朝廷任命的兵曹参军后,从京城回到奉先(今陕西蒲城)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儿。刚到家门就听到痛哭,原来小儿子因饥饿夭折了。看着这一幕,想想京师的歌舞升平,权贵的肥马轻裘,杜甫写下了愤怒的诗句——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。

绝望中的杜甫更加思念天各一方的亲人,4个兄弟,除了身边的杜占,其他3个远在河南和山东,和他一样为生活而辗转。还有事居多年的一个妹妹,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了。

草堂所在的孤村,没有几户人家。冬天到了,风多云急,雨雪晦冥,狐狸在村子里跑来跑去,发出凄凉而怪异的叫声。中宵梦醒,杜甫不由问自己:我生何为在穷谷? 回应他的,只有从屋顶刮过的大风和窗外潺潺流过的青泥河水……

杜甫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一家老小在同谷冻饿而死。

他又一次想到了远行。这一次,目的地是成都。首先,成都乃天府之国,其次,他有不少老朋友在成都及周边做官,比如早年一起刚饮刚谈的高适,任彭州刺史;比如早年有交往的裴冕,任成都府尹。

腊月初一,当有钱人家在准备年货迎春节时,杜甫一家悄然踏上了南行的山路。对同谷这个伤心地,杜甫的诗里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人的名字。

成县至成都大约600公里,自驾车要5个多小时,可杜甫一家得一步一步,翻越横亘的无数巍峨大山。

自成县出发,驶过徽县服务区,山势愈加高大,嘉陵江支流洛河穿行于峡谷,隐约听到水声。前方,是杜甫一家离开同谷后翻越的第一座大山:木皮岭,岭上四处生长着木兰,这里自古就是从陇南入蜀的必经之地。

与木皮岭相接的是另一座更著名的山:青泥岭。青泥岭的著名,来自杜甫一生敬重的大哥李白。李白《蜀道难》里描写“青泥何盘盘,百步九折萦岩峦”。杜甫一步一叩,艰难行走于木皮岭,是否会想起李白的诗篇? 大冬天里,爬一会儿就满身大汗。更要命的是,还听得到远处林子里间或传来虎豹的啸声。战战栗栗之际,杜甫感受到“对此欲何道? 默伤垂老魂”。

准备翻越木皮岭前,杜甫在栗亭停留了几天。栗亭在北魏时曾设县,如今叫栗川镇。镇外,洛河的支流潺潺而过。栗亭镇下属的村子里,有一个叫杜公村。村里,明代所建的杜公祠遗址犹存。相距不远的木皮岭山麓,洛河岸边的石壁上镌刻着“宛在中央,少陵台台”八个大字。当地人坚信,杜甫曾在这里钓过鱼。

千辛万苦翻过木皮岭,杜甫一家来到了洛河河谷,渡过了白沙渡。渡口位于绝壁下,天色已黄昏,一家人小心翼翼依次上船。那匹驮着行李的老马向着同谷的方向

高声长嘶,引来了山林里一阵猿猴的哀鸣。

多年的漂泊,杜甫积累了足够多的旅行经验。尽管天快黑了,但他没有停下来寻找住宿。一方面,可能山中本就没什么地方住;另一方面,他计算过日程,当天必须渡过另一个渡口,这样才能保证以后每天的旅程都在合理的掌控中。这就是他诗中所谓的“山行有常程”。

过了白沙渡,还来不及喘一口气,一家人又继续跋涉在山路之上。这是农历腊月初八的晚上,天上一轮淡淡的上弦月,冷眼旁观他们为了一条活路而昼夜兼程。如果说杜甫和他的弟弟、夫人都还能在又困又饿的夜里冒险行走山路的话,那几个孩子,大的不过十来岁,小的只有五六岁,放在今天都是需要父母悉心照顾的小学生,稚嫩的他们如何经受过这样的艰难呢?

次日拂晓,一家人终于来到了嘉陵江上游的水会渡。上弦月早就落了,只听到哗哗的水声,看不清江面到底有多宽。忐忑中,经验丰富的船夫一边在黑暗中整理船桨,一边笑着唱起了山歌。这歌声和笑声让杜甫稍微感到一丝踏实。

秦州远了,同谷也远了。杜甫沿着古老的蜀道从今天的陕西略阳向四川广元前行,三四天后,抵达了四川的边境:五盘。

杜甫笔下的五盘,就是今天川陕交界处的七盘关,又名棋盘关,自古以来就是四川北上的交通枢纽,号称西秦第一关。如今,由陕入川,从陕南的宁强穿过一条幽长的隧道后,便是四川广元。

经行七盘关时,杜甫抬头能看到刚刚绕行而下的细长的栈道;低头俯视,能看到清澈的江流倒映着葱茏的林木,甚至还能看到游鱼。鸟儿在树上歌唱,当地人住在鸟巢般简陋的屋子里。凡此种种,与他此前生活已有相当差异,让杜甫生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淡淡喜悦。

这喜悦,随着成都的越来越远而更加浓厚。



国人心中

草堂

新华社图

“喧然名都”惊倦眼

发源于甘南的白龙江是嘉陵江的另一条重要支流,全长近600公里,于广元昭化东门外注入嘉陵江。两江汇合处,战国以来便是一个渡口——桔柏渡,乃沟通四川与北方的金牛古道上的要津。

昭化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池,春秋时为直隸国都城,后来又成为最早推行郡县制的县治地之一,称葭萌。三国时费祎开府于此,其墓地至今还存于城外。对杜甫来说,更令他无限感慨的,可能是玄宗安史之乱逃往成都时,也是从桔柏渡过嘉陵江,经昭化南下的。亲历了“小邑犹藏万家室”的盛世,又见证了盛世的创造者狼狈奔逃中涉过的渡口,杜甫行走在竹索桥上,江风把他的衣袂吹得上下翻飞时,对于时代和命运,想必会更多一些深刻的反思。

杜甫入川的必经之地是剑门。剑门天下险,大凡从剑门入川的旅人,无不惊叹于山川的险壮。此前唐玄宗幸蜀,逃亡之际过剑门,也不忘作诗一首。杜甫的陇蜀纪行,《剑门》当然是不可或缺的。

与大多数描写剑门险壮的诗作不同,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